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五十四回 眾好漢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東

且說胡小記與艾虎認著表親，悲喜交加。兩個渾人聽著發怔。張爺說：「人家是親戚，咱們也算親戚。」喬爺說：「算什麼親戚？」張爺說：「你算我的小子。」答道：「你算我的小子。」胡、艾二位一攔說：「使不得了，都不是外人，別開玩笑了。」艾虎問：「與他們花園裡有什麼仇？」胡小記將自己的事學說了一回，就將喬爺叫將過來，與艾虎、張豹見禮，說了名姓住處。艾虎又將張豹叫將過來，也就將名姓住處說了。就聽外邊一陣大亂。俱都操傢伙出，被艾虎攔住：「等他們進來時節，再與他們動手。」

就聽外邊說：「準在裡頭哪，進去找去。」內中有人說：「不能。六條人命，□二個帶傷的，他們在此處不定跑出多遠去了。」那人說：「依我說，進去瞧瞧的為是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們要願意進去，你們就進去。依我說，咱們往下趕趕罷。」大家竟自去了。

四位又等了半天，外面沒有聲音，方才說話。艾虎說：「你們意欲何往？」胡小記說：「我在此處也住不了啦。」喬賓說：「上我們湘陰縣罷。」張豹說：「我哪？」說：「你回家，離著不遠。可有一件，夜間走，白日住店。這本地面好幾條人命，必要派人四下裡拿兇手。白日走，倘若遇上拿回來，就得與他們抵償。我若知道還好，我若不知道，與他們抵了償，實在太冤。」張豹點頭說：「我多加小心。可有一件，我捨不得咱們大家分手，這得何日才能見面呢？」喬賓說：「我也是捨不得。不然，咱們大家拜回把子，然後分手，日後見面也多親近。可就他們又是親戚，也不好拜。」艾虎說：「這也無妨，就是親戚，再拜回把子，古人也是常有的。」胡小記說：「咱們就拜。」說畢序齒：胡小記是大爺，喬賓行二，張豹居三，艾虎是老兄弟。插了三根葷子當香，衝北磕了頭，又大家按著次序磕了頭。胡大爺問：「老兄弟，你意欲何往？」艾虎說：「我上娃娃谷。」大爺說：「什麼事？」艾虎就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，細說了一遍。喬賓說：「要不然，咱們一路走，遇不見官人便罷；倘若遇見，就說不上不算了，大家拒捕。」

艾虎說：「不好辦。若是一兩位還可，若是三四個人同行，久講究辦案的，他就疑心。單走著，留點神就有了。是公門應役的，難道咱們看不出他的打扮來？出了他這個境界，就好辦制了。連我上娃娃谷，還得繞路哪。」喬賓說：「既是單走，我給你們盤纏。」

張豹說：「我的銀子在復盛店，也不好回去取去了。」喬賓說：「我這有的是銀子。」

就將紗包解開，口袋拿出。張豹說：「那個銀子我們不要，淨是碎銅爛鐵。」艾虎也笑說：「除非是二哥你要，我們不使那個。」喬賓說：「你當還是碎銅爛鐵哪？早換了。」

打開一瞧，果然是一包一包好銀。說起來怎麼開了廖廷貴的膛，怎麼拿的銀子。艾虎說：「既然是這樣，咱們大家帶點。」說畢分手。作別之時，再三囑咐。喬賓說：「老兄弟，你上娃娃谷也得繞路，何妨先在一路走呢。」小爺點頭。

再說張豹單走，到了第二天天明，找店住下，吃用早飯，吃飲了個沉醉東風。晚間又用了晚飯，給了店錢，起身就走。晚間走路，都得多加小心。倒好，倒未有遇上什麼禍患。那日到家，先找的是馬龍。見著馬爺，就將綺春園的事細說一番。這馬爺一聽，說：「你看看，夠多麼險！你先在家裡多待幾日，別出門，小心外邊有什麼風聲。」張爺也就依著他的主意。

焉知曉欲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這個風聲就到了岳州府了。岳州府的知府是個貪官，姓沈名叫沈潔，人給他起外號叫審不清。他有個妻弟姓懷，叫懷忠，叫白了，都管他叫壞種。倚仗著他姐夫是個知府，如同他坐著一樣。在外邊養著許多閒漢，任意胡為，搶擄人家少婦長女，重利盤剝，折算人口，占人家田地，奪人買賣。講文的打官司，不是他的對手；講武的打架，沒他人多。打一年前，他上張家莊去，就看上了這處宅子：前後瓦房夠五六百間，後花園借進去外頭的活水，一言難盡這個好法子。當時就要訛他。

手下人告訴他：「這家可不好辦，銀錢、勢力、人情全有，可不是當玩的。」這如今有一個壞鬼與他出主意，說：「現時華容縣綺春園六條命案，四個棄凶逃走。內中有兩個有姓的，有兩個無姓的……一個黑臉，一個藍臉。明天大爺去拜他去，先與他講好，借他的房子一住，教他搬家，這教明借暗要。他必不肯給，可就說綺春園黑臉的就是他，他必害怕，就算得了。他若不答應，就把他鎖來，就說是他房子內存賊。這房可垂手而得。」壞種一聽大喜，說：「此計甚妙，明天去拜。」

可巧壞種家有個家人姓張，叫張有益，家裡不寬容，兩三輩子都受過張百萬家裡的好處。他聽見這件事，趕緊著上張家莊，往張豹家中送信。張豹給了來人二兩銀子，囑咐千萬秘密。來人走了，派人與馬爺送信，立刻把馬爺請到，如此如彼，跟馬爺說了一遍。馬爺說：「壞種來了，我見他，說翻了，就給這一方除了害，就了結他的性命。」

張爺說：「我見他。」馬爺說：「不用你見他，你太粗魯。」主意定妥，淨等次日。

到了第二天晌午的光景，壞種果然的帶許多人來。有人進來回話，馬爺說：「請！」

家人出去，不多一時，壞種進來。馬爺往外迎接，彼此兩人見面。馬爺細看此人的面目，實為可惱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馬大爺，到外邊兒，見惡霸，至門前兒，勉強著身施一禮，長笑顏兒：有失遠迎，大爺海涵兒。這奸賊，便開言兒：我是特意前來問好，請請安兒。看品貌，討人嫌兒：帶一頂軟梁巾兒，是藍倭緞兒，金線邊，蓮花瓣兒，鑲美玉，是豆腐塊兒；腦袋後，飄繡帶兒。真是一團的奸詐，更有些個難看兒。穿一件，大領衫兒，看顏色，是天藍兒。袖兒寬，皂錦邊兒，上邊鑲，繡牡丹兒。湛湛新，顏色鮮兒。又不長，又不短，正可身軀，別名叫兩過天晴玉色藍兒。蔥心綠，是襯衫兒，條絲縑，在腰間兒；蝴蝶扣，風飄擺兒。足下鞋，是大紅緞兒，窄後跟，寬腦蓋兒，露著些，白襪兒；一寸底，青緞邊兒，正在那福字履的旁邊，有些個串枝蓮兒。瞧面上，骨拐臉兒，生就的黃醬色兒。兩道眉，不大點兒，是一對，迷縫眼兒。斷山根，鼻子尖兒。見了人，就乍八眼兒。極薄的嘴，露牙尖兒，天生就，黃牙板兒。一張口就由如放屁一般，臭氣烘烘討人嫌。兩個耳，像錘把兒。黃鬍子，八根半兒。細脖子，小腦袋兒。未從說話先就一嚙牙，外帶拱拱肩兒。慣害禮，慣傷天兒。搶婦女，只當是玩兒。什麼叫王法，那又叫官兒，依勢仗勢，就愛的是銀錢兒。

馬爺勉強著身打一躬，說：「懷大爺，小可有禮。」壞種說：「罷了。」請到書房，落坐獻茶。壞種問道：「尊公貴姓？」馬爺答道：「小可正是馬龍。」壞種說：「咱們兩個素不相識，你把姓張的給我叫出來。」馬爺說：「不敢相瞞，姓張的是我個拜弟，實沒在家。」壞種說：「不見我不行，見我倒好辦。」馬爺說：「有什麼話，只管你留下，回來我對他學說。」壞種說：「告訴你說罷，他的事犯了。他要出來見我呀，俺兩個相好，我還可以給你撥弄撥弄；要是不出來見我呢，他禍至臨頭，悔之晚矣。還有一節，他住的這房子是我的，我兩個人相好，從前也不好意思的說。他已經住了二□多年了，我家裡房子窄狹，住不開，該叫他還我房子了。」馬爺說：「他這房子，我準知道他是祖遺。依我相勸，你要打算生事，你可要把眼睛長住了；你要訛人，你要打聽打聽。」

你若欺負到我們這裡來了，壞種，你不打算出去了？」壞種說：「咱們說不著。」往外就跑。跑到門外，叫打手上。馬龍將他一把抓住，舉起來頭朝下往下一摔。若問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